

20 世纪上半叶大学社会服务职能观的“逆流”

——以梅贻琦和雅斯贝尔斯的大学职能观为例

韩雅楠

山西师范大学

摘要: 20 世纪上半叶, 将社会服务职能作为大学第三职能的思想逐渐成为共识, 但一些教育家却主张大学仅具有教学与科研职能, 例如中国的梅贻琦和德国的雅斯贝尔斯等, 聚焦于教育的本质而对大学社会服务职能持保留意见。他们认为大学与社会应保留一定界限, 以保持大学的相对独立性, 维持纯粹的大学人才培养与学术生产, 还认为大学可通过人才培养或教化引领的间接途径反哺社会, 但非服务性质。诸如梅贻琦与雅斯贝尔斯等教育家对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忽视或质疑, 根本上反映了他们的理性主义追求, 这在当时盲目追求实用化的社会中注入了一股清流, 并为当代大学教育在实用与理性之间保持平衡提供诸多启示。

关键词: 雅斯贝尔斯; 梅贻琦; 大学职能; 社会服务

大学的职能, 是高等教育机构应承担并履行社会职责的能力。关于大学职能思想的讨论, 历来是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回溯历史发展脉络, 18 世纪科研职能思想诞生后一直到 20 世纪初, 大学普遍秉持教学与科研的“二职能观”。直到 20 世纪初, 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提出将社会服务职能作为大学的第三种职能, 才使其逐渐成为第三个公认的大学职能。这种社会服务职能, 指的是大学在保证人才培养职能和科学研究职能的基础上, 向社会提供直接且服务性的活动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值得关注的是, 当 20 世纪上半叶多数教育家接纳大学的第三大职能时, 以雅斯贝尔斯和梅贻琦为代表的教育家却与主流相悖, 坚守大学应当保持独立地位的“二职能观”, 认为大学应保持独立地位与理性精神。

一、梅贻琦关于大学与服务社会职能的思想

梅贻琦(1889—1962), 中国教育家, 1931 年至 1948 年间曾任清华大学校长, 认为大学具备教学与科研的两种职能, 大学的任务就在于为国家培育人才、追求学术进步。他认为大学可以发挥社会教化作用, 具有间接性、非服务性质的特点。

(一) 大学间接反哺于社会的两种途径

梅贻琦认为大学既可以通过自身的示范作用引领社会风气之先, 也可以通过为社会各行业输送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 达到“新民”的社会教化效果。《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中记载了梅贻琦关于“新民”的论述, 他说, “大学机构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 盖又不出二途”, 一方面, 大学需担当起“社会之倡导与表率”的重任, 以新风尚引领社会大众, 另一方面, 大学亦需致力于“新

文化因素之孕育涵养与精心揣摩”的任务, 借助新文化的力量培育学子, 由此内教外化产生“新民之效”。

梅贻琦认为大学可以通过师生的言行举止更新大学样貌风气, 进而为当地提供表率, 发挥大学自身的示范作用而教化社会。在 20 世纪上半叶, 中国持续面临着连续、大型的战争, 民生凋敝, 不仅学术环境遭到了极大破坏, 社会民众也缺乏教育感化。在梅贻琦看来, 大学是教人在校内、化人在校外的机构, 是“一方教化之重镇”、“国家文化中心”, 更是“国际思潮与朝宗之汇点”, 起着“新民”的教化作用。他认为, 大学既是传授知识的“教”人之所, 更是发挥道德示范作用的“化”人机构, 需以“修己以安百姓”为理想。

同时, 梅贻琦还认为大学还能通过输送人才为社会产生贡献, 以间接反哺的形式发挥大学对社会的“新民之效”。大学教育的“新民之效”非“旦夕可期”, 最终发挥的“新民”效果也不确定, 输送出的人才还需要经过社会的检验再吸收。梅贻琦在 1932 年曾对清华大学毕业班发表讲话, “诸位将来投身社会之后, 是否能如我们的期望和诸位自己的抱负, 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才, 现在还不能确定。”

(二) 大学为间接反哺于社会应做的准备工作

大学通过为社会提供间接性服务而产生“新民”作用, 须以“明明德”为前提。梅贻琦说, “明明德功夫即为新民工作之最根本之准备”, 要以“明明德”为起点并最终达到“新民”的目标而反哺社会。

当时的大学在个人德行的培养层面出现了许多问题, “了解犹颇有未尽, 践履犹颇有不力者”, “个人修养”尤为缺失。梅贻琦主张, 教育应致力于完整

人格的塑造,而非只关注“人格之片段”。完整的人格至少涵盖“知”“情”“意”,即知识、情感、意志三个方面。针对当时在“知”这一方面的问题,梅贻琦提出提升“教学方法之效率”的方法,关于“情”“意”两方面,梅贻琦则主张通过教师的榜样示范与学生的自我教育,培养个人的坚定意志与有限度的用情。他还提倡学生应掌握更多通识知识而非专业知识,认为即使是工科学生,也应受到人文学科的滋养。

二、雅斯贝尔斯关于大学与社会服务职能的思想

雅斯贝尔斯(1883—1969),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教育家。他在阐述大学职能时,仅承认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职能,而始终未将社会服务纳入大学职能之中。在《什么是教育》中,雅斯贝尔斯论述了大学的四项任务,“第一是研究、教学和专业课程;第二是教育与培养;第三是生命的精神交往;第四是学术。”这四项任务反映了雅斯贝尔斯的大学职能思想,即大学具有教学与科研的职能。雅斯贝尔斯并未承认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观点,他认为大学对社会发挥的间接功能,主要体现在精神教化对个人从事社会职业的作用。

(一)大学通过精神教化奠定个人从事社会职业的基础

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教育能够使学生在教学与科研生活中增长求知能力,受到精神教化,为学生未来从事社会职业奠定一定的思想基础,使其在任何职业中都能依据一定“哲学的思考力”解决问题。他说,“对一切人文的或社会性的职业来说,大学教育奠定了两个基础:一是种下了未来一生中思考、求知的科学幼苗;二是在求知时会关注一切可知的对象”^[1]。

教育精神价值的失落使得雅斯贝尔斯关注大学精神教化的作用^[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达到空前鼎盛并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高等教育中出现了如大学内部管理僵化、课程混乱等一系列问题。基于此,雅斯贝尔斯主张大学教育应发挥“教化”本身教育人的作用,主张大学只能通过在精神教化下培养人才这一途径间接性反哺社会,并认为精神教化应当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否则会致使教育大众化并产生严重社会后果。

大学以精神主动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并发挥教化作用,前提是确保和承认大学的独立地位,而非使大学教育无限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雅斯贝尔斯明确提出“国家应该尊重大学,保护大学不受其他一切形式的干涉。”^[3]他认为大学应保持理性追求,以精神发展引领人的发展,从而发挥引领社会生活的教化作用,否则,大学将失去精神性的滋养,学生将变得

麻木不仁。

(二)大学以全面的知识结构为社会培养人才

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应以培养“全人”为目标,进行“整全的人的教化”。大学应成为一个“大而全的宇宙”,容纳专业知识与通识性知识,使得大学“对知识的探索无所不包”。雅斯贝尔斯认为专业知识能够为学生从事的职业提供实质性帮助,但专业知识的学习要有一定限度,大学只有将专业知识纳入整体知识结构中进行学习,才能真正发挥普通教育的作用。可见,雅斯贝尔斯既考虑到学生离校后的社会生活,又考虑到学生自身的本真发展,兼顾社会生存与个人理想。

大学应该培养全才,并且教授学生广阔范围的知识,这是雅斯贝尔斯出于学生长远发展的考虑。他既考虑到学生离开校园后的社会生活,又考虑到学生自身的本真发展,为此,他才主张大学的教学内容完整全面,兼容专业知识与整体知识,使实用知识融入更广泛的知识体系中,使学生在追求个人生存的同时不抛弃理想,获得全面发展。

三、梅贻琦与雅斯贝尔斯“忽视”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主要原因

梅贻琦与雅斯贝尔斯都坚持“二职能观”,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忽视,与社会背景有关,也与其受到的思想影响有关,还与自身的精神追求有关。梅贻琦对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忽视主要源于以人为本的思想,雅斯贝尔斯对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忽视则主要源于个人的存在主义哲学。

(一)梅贻琦以人为本的思想

梅贻琦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是导致梅贻琦拒绝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主要原因。梅贻琦将“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主张大学发展人的各项素质,不仅需要教授各项知识,还需要提升个人修养。梅贻琦在《大学一解》开篇提出,教育的核心在于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共进,并以个人的发展为前提,“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4]。他所追求的通才培养,正是建立在他的以人为本的理性主义思想上,“真正民主国家,其政府对于个人之价值与夫个人之人格与自由,莫不特别重视。”^[5]他将“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主张大学发展人的各项素质,不仅学习各项知识,还需要提升个人修养。

(二)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哲学

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哲学是他忽视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主要原因。在存在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他主

张教育应超越功利性,注重精神价值的引领,将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重视“全人”的养成。他认为,“精神、人的存在和反应性的理性,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处境”,其中人的存在是研究教育问题的出发点,精神和理性是人获得真正成长所必须获得的。他批判当时的实用化浪潮以及学校教育中精神的衰落,注重理性的价值,认为人应该在理性的精神中找到自身的存在价值。也正是他对于精神陶冶以及理性价值的追求,才使得他反对大学过度实用化而抵制对社会的直接服务。

四、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本质为实用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

关于20世纪上半叶社会服务职能思想分歧的产生,实质上反映着教育家们关于教育独立、学术自由以及理性主义的不同见解,源于实用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实用主义认为大学教学、科研的成果都应该运用到社会层面,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具体行业或与社会中的某些机构形成合作关系,强调对社会的直接服务。将社会服务视作大学职能的教育家,主张教育要突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以为社会直接作出贡献而努力,培养过程中更凸显人的工具性特征,重视社会实用需求。而理性主义认为大学在追求理性知识的过程中应时刻保持纯粹性,强调大学培养人才与发展科研的作用,即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职能。“忽视”或者抗拒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教育家,如梅贻琦与雅斯贝尔斯,其大学思想渗透着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他们主张向人本体回归,强调个体的内在成长与理性价值。

梅贻琦与雅斯贝尔斯都持“二职能观”以及理性主义观念,对社会服务这一职能持保留意见,但在间接性反哺社会的途径、具体实施方式以及相关哲学理念等方面则有着不同的见解。第一,他们对于大学间接性反哺社会路径的解释不同。梅贻琦期望通过大学发挥自身的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培养通用型人才发挥社会教化的作用,达到“新民”的目的,而雅斯贝尔斯则致力于以

精神引领培养全才,为未来从事职业奠定思想基础。第二,他们关于间接反哺社会的具体实施方式看法不同。虽然二者都培养通才,注重知识的体系化,但梅贻琦作为大学校长,提出了具体方法,设定了课程教学的范围,促成了研究所、实验所的诞生,在实施方面更具可行性,但雅斯贝尔斯并未指出大学以精神化人的具体方式。第三,支撑他们间接性反哺社会的背后理念不同。梅贻琦期望培养通才,在肯定个人价值的基础上还考虑社会需求,反映了实践导向的理性观念。雅斯贝尔斯则崇尚精神的价值,在肯定人存在的价值基础之上主张培养全人,反映了存在主义理性。

(二) 启示:大学教育独立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平衡

大学是社会的产物,但为保障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大学的健康发展,大学还需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实用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找到平衡。当前大学教育首先应做好教学与科研工作,保障教师与学生在教学与科研方面的自由。其次,大学还要注重个体的全面发展,注重完整人格的培养,对于任何专业的学生都进行人文精神滋养,鼓励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第三,大学可以为社会提供一定限度及范围内的服务,例如鼓励实践课程的建设,应用型研究的开展,以及教师参与公共服务等。

参考文献:

- [1][德]雅斯贝尔斯.邹进,译.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 [2]王梦昭.Bildung理念的失落与复归——当代大学职能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155.
- [3][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4]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5]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